

高陽作品集

鳳尾香羅



高陽作品集

19

鳳尾香羅

高陽 著

高陽作品集19

鳳尾香羅

1988年7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300元

1998年5月初版第八刷

2002年9月二版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著 者 高 陽
發 行 人 劉 國 瑞

出 版 者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台 北 市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5 5 5 號

台 北 發 行 所 地 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
電 話：(0 2) 2 6 4 1 8 6 6 1

台 北 忠 孝 門 市 地 址：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-2F

電 話：(0 2) 2 7 6 8 3 7 0 8

台 北 新 生 門 市 地 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
電 話：(0 2) 2 3 6 2 0 3 0 8

台 北 基 隆 路 門 市 地 址：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

電 話：(0 2) 2 7 6 2 7 4 2 9

台 中 門 市 地 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

台 中 分 公 司 電 話：(0 4) 2 2 3 1 2 0 2 3

高 雄 辦 事 處 地 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

電 話：(0 7) 2 4 1 2 8 0 2

郵 政 劃 撥 帳 戶 第 0 1 0 0 5 5 9 - 3 號

郵 撥 電 話：2 6 4 1 8 6 6 2

印 刷 者 世 和 印 製 企 業 有 限 公 司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ISBN 957-08-2279-1(平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信箱 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鳳尾香羅 / 高陽著．--二版．

--臺北市：聯經，2002年

456面；14.8×21公分．-- (高陽作品集；19)

ISBN 957-08-2279-1(平裝)

〔2002年9月二版〕

857.7

90012722

心有靈犀一點通

「『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！』」大腹便便的李夫人，重複吟哦著這兩句詩，終於領悟了，嘆口氣說：「原來五年前他們就有意了。」

長壽寺的鐘聲，隨著西風飄到枕邊，她心中一動，下床掀開帷幕一角；窗紙上隨即出現了微芒，堂後畫樓中人，顯然還未歸寢。

是一個人呢還是兩個？她在心中自問；隨即輕輕喚道：「阿青，阿青！」

在她床前打地舖的侍女阿青，從夢中驚醒，一仰身坐了起來，揉著眼問：「娘子叫我？」

「輕一點！你到對面去看一看；郎君是不是睡著？」李夫人叮囑：「你不要出聲，只在外面細聽，有沒有打鼾的聲音好了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小青披衣起身，蹣手蹣腳地走了出去；很快地轉回來覆命。

「屏門虛掩著；房門也是開的。」小青又說：「郎君今晚上了藥；必是藥力發作，上東廁去了。」

「喔！」李夫人心裡稍爲寬鬆了些，「你去睡吧！」

小青一睡下來，便有輕微的鼾聲；李夫人卻了無睡意，不由得又撿起枕邊的那張黯舊的詩箋，低聲吟道：「『昨夜星辰昨夜風，畫樓西畔桂堂東，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；隔座送鉤春酒暖，分曹射覆蠟燈紅。嗟余聽鼓應官去，走馬蘭臺類轉蓬。』」

「五年了。」她又自語：「七年了。」

七年前——先帝文宗開成三年六月。她的身分改變了，由涇原節度使的第十四小娘子，成爲前一年剛成進士的李商隱的續絃夫人。

這頭親事，是她的十姊夫，也是李商隱的同年韓瞻所促成的。本來前一年新進士發榜，舉行「曲江宴」時，長安有及笄之女的貴盛之家，依照開元以來的習俗，都驅車城南，選新貴作女婿；韓瞻與李商隱都在被選中之列。但李商隱是再娶，涇原節度使王茂元不願愛女作填房，因而作罷；以後心意的改變，發端於韓瞻的力勸。

「李義山，」李商隱字義山，「是才子。」韓瞻這樣向王茂元說：「他是彭陽公的得意門生——。」

「彭陽公」指令狐楚，由河東節度使拜相後，進封彭陽郡開國公；當李義山十七歲時，令狐楚正任天平軍節度使，以偶然的機緣，激賞李義山的才氣及好學。令狐楚工於章奏制勅，典麗堂皇，號稱第一；李義山盡得其傳，韓瞻認爲他將來一定會以翰林學士「知制誥」，入閣拜相，遲

早間事。

王茂元爲他說動了，邀至涇原，請他代草章奏，果然不同凡響；於是不以愛女作填房爲嫌，結爲翁婿。

其時李義山尙無官職。原來唐朝的進士雖很名貴，只是取得任官的出身；入仕尙須經過另一次銓選，由吏部主持，通稱爲「釋褐試」，由於人數衆多，過程繁複，每年自十一月初一開始，至第二年三月底，歷時五月，方始畢事。銓選的項目，共有「身、言、書、判」四事，「身、言」是看容貌、聽語言；「書」是書法；「判」是判斷是非，假設離奇古怪的情況，要應試者作判三條。

李義山所「判」的三題之一，是有一婦人之夫，爲盜所殺；此婦求人殺盜報夫仇，而以身相許，作爲報恩。有人責備她失節；此婦不服。試問如何判決？

他認爲其夫爲盜所殺，應該由官府緝盜，置之於法；作妻子的，並無採取此種手段的必要。引《詩經·柏舟》，謂婦人既嫁，「之死矢靡他」；又引《禮記·郊特牲》所言：「一與之齊，終生不改，故夫死不嫁」，援筆判云：「夫仇不報，未足爲非；婦道有虧，誠宜有恥。詩著『靡他』之誓，百代可知；禮垂『不嫁』之文，一言以蔽。」引詩禮之文，是倒裝句法，結句更爲有力，自然是選中了。

唐朝選官，定制「三注三唱」，選中以後，由吏部主辦官員，擬定應授何職，通常都是從九品的縣尉，這便是所謂「注」；注後唱名，不願者可以申請改注；改注兩次爲限，總計即是「三

注三唱」。

一改再改，李義山仍不滿意；主管的吏部官員對他說：「以你的判來看，一定是個好地方官，你爲甚麼不願意盡你所長呢？」

「說實話，我不願意當風塵俗吏；我自以爲我應該在秘書省供職。」

進士「釋褐」只能當九品官，外則縣尉，內則秘書省校書郎，出身於清要之地，是第一等的資格，所以人人要爭。但編制多寡，不成比例，開元以後，天下疆域分十五道，統轄郡府三百二十八，有縣一千五百七十三，便有等數的縣尉，而秘書省只得四個校書郎，簡直爭都無從爭起了。

「足下如果不願屈就，那就『冬集』吧！」

意思是到下一個十一月初一，重新銓選。下一回雖是如願以償了，但不能久居其位；不過幾個月的工夫，仍舊外調爲弘農尉。

其時李義山家住洛陽——王茂元曾爲韓瞻在長安起造新宅；及至李義山入選出仕後，以洛陽崇讓坊的住宅相贈。李夫人記得，丈夫在接到外調的命令後，萬分不願，經她多方勸解，方始決定在洛陽過了年，隻身赴任；開成五年正月裡，她的兩個哥哥王十二、王十三，都來聚會，最小的同母妹妹十七姨原就一直跟著她住，連日家宴話別，熱鬧非凡，最後一天更是長夜之飲，到得五更時分，李義山就在筵前上馬，迤邐西去，到函谷關的弘農縣上任。

不久，他就寄來這一首七律；十七姨盛讚這首詩，說一望而知是在馬上所作，清晨所見的星

辰，所吹到的風，與昨夜無異，但酒暖燈紅、藏鉤射覆的歡娛境界，一變而為踽踽獨行的淒涼，兩相對照，其情之難堪可想，真所謂「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」，起句真是神來之筆。

然而「身無綵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，是何所指呢？當時心裡懷疑，卻不便問十七姨；後來跟丈夫提起，他說得好：「我在路上，恨不得插翅飛回你身邊，這雖是妄想，不過可以斷定的是，我之想你，猶如你之想我，這就是『心有靈犀一點通』。」當時對他的解釋非常滿意；現在才知道，他如果身有雙翼，是飛向畫樓。

至於畫樓芳心，是不是也有一點靈犀呢？她希望根本沒有。但看樣子是要失望的，「姊夫真是才子！」她一想到十七姨常常當著李義山說這句話時，水汪汪的雙眼中所流露出來的仰慕的情意；尤其是最近，已不能用「愛才」二字來形容了。

如果真有這一點靈犀，無論如何要塞住它！這是不容易的事；最要緊的是不能操之過急。突然，她聽得帷幕外面有輕微的響動；似乎是關屏門的聲音。他回來了，如廁要這麼久嗎？她撫著自己膨亨的腹部，滾下兩滴熱淚；不知道是恨丈夫無情，胞妹無知，還是她自己無能？

「昨天廁上得句，枕上做了半首；今天把它足成了。你看！」

「喔！」十七姨剔亮了燈，拿起詩箋看了一下！隨口便問：「甚麼叫『藥轉』？」

「你先看了詩再說。」

十七姨點點頭唸：「『鬱金堂北畫樓東，換骨神方上藥通，霧氣暗連青桂苑，風聲偏獵紫蘭

叢；長籌未必輸孫皓，香棗何勞問石崇？憶事懷人兼得句，翠衾歸卧繡簾中。」唸完，她抬起頭來笑了，豐腴白皙的圓臉上，露出兩個深深的酒渦。

「無聊吧？」

「真難爲你！第一聯寫如廁寫得如此蘊藉。『換骨』形容得真深刻；如今很輕快了吧？」

「自然，數天秘結，一旦得解，真如羽化登仙。不值錢的偏方，居然靈得很。」

「藥不論貴賤，管用就是神方上藥。」十七姨指著詩句問：「第二聯的『長籌』自然是廁籌，我在《法苑珠林》上讀過這個故事；『香棗』，我記得《世說新語》上，不是這樣說的。」

「不錯。」李義山答說：「《世說新語》上記王敦如廁的笑話有兩個，一個說金谷園石崇家，廁所都有麗服藻飾的婢女伺候，平常客人往往發窘，不能如廁，只有王敦傲然自若。另一個說：王敦尙舞陽公主，在廁所中將塞鼻子的香棗，吃得乾乾淨淨。到了白老著《白帖》，將兩個笑話合而爲一，就變成王敦在石崇家如廁吃香棗了。」

「姊夫，你把《白帖》借給我看看。」十七姨突然又說：「喔，姊夫，我倒問你一件事，聽說白老很喜歡你的詩，曾經說過，他死了能投胎作你的兒子，於願已足。有這話沒有？」

「荒唐！」李義山笑道：「那有這話？」

「那麼，他到底喜歡不喜歡你的詩？」十七姨說：「我看你們的詩路不同。」

「白老」便是白居易，他的詩老嫗都解，與李義山的精密華麗，確是兩路。不過李義山亦很推崇白居易。

「白老亦自有其不凡之處，他的『秦中吟』、『新樂府』，足可與老杜的詩史媲美。」李義山拿起詩箋說：「像我的這種詩，真是太無聊了。」說著，便要撕掉。

「慢點！」十七姨急忙捏住他的手阻止，「這個题目的出典，你還沒有告訴我呢！」

「這個典故出在『嵇康與山濤絕交書』上面。」李義山說道：「我不知道你們女人怎麼樣；在我們男人，半夜醒過來尿如果急了，撥一撥腎囊，可得片刻輕鬆，名爲『轉胞』。我服藥使便秘得解，借用這個轉字，便是『藥轉』。」

「有這麼多講究！」十七姨笑道：「我看你是跟自己過不去；也是跟後來作詩話的人過不去。」

「後人我不知道；跟我自己過不去，也許是實話。」李義山嘆口氣說：「年逾而立，一事無成，做這種無聊的詩，打發日子。」

十七姨知道他的抑鬱不得志，但也是運會使然——五年前他一到弘農尉任上，便因爲審理一椿盜案，寧願失出、不願失入，而大忤上官之意；李義山本不願當此常受飢餓氣的小吏，因而辭官，請求「從調」；便是犧牲過去的年資，重新請求銓選。

其時朝局大變，新君登基，改元會昌；他在會昌二年赴選，三年春天選爲秘書省正字，得遂所願，不道這年夏天，王茂元卒於軍中；接著老母下世，丁憂解職，葬親於鄭州祖塋以後，隻身寄居河東蒲州永樂縣；境況極其艱苦，只靠賣文爲活。直到這年——會昌五年初春，方回洛陽。

父母之喪，名爲三年，定例二十七個月便算服闋，由會昌三年七月算起，到本年十月，便可

除服，官復原職；十七姨只好拿這一點來安慰勉勵他了。

「姊夫，否極泰來；一進京就好了。」十七姨又問：「進京打算住在那裡？」

「晉昌坊。」

「對了，晉昌坊！」

這是指令狐楚的次子令狐綯家。他們是師兄弟，交情一向很厚；李義山之成進士，即得力於令狐綯向當年的主司高錡的推薦。令狐綯雖非進士出身，但以父蔭得官，由「拾遺」、「補闕」的諫官，轉爲戶部員外郎，升任尚書省管理兵、刑、工三部總務的右司郎中，就在不久以前，外放爲湖州刺史。李義山「藥轉」詩中，「憶事懷人兼得句」，所懷的正是令狐綯。

「他跟我有點誤會；惟其有誤會，所以我要住在他家，以見交誼的親厚。」

「怎麼回事？」十七姨關心地問：「是甚麼誤會？」

「還不是小人挑撥。」

「挑撥甚麼？」

李義山不願多談，因爲牽涉到王家；王茂元與令狐楚黨派不同，當開成二年，李義山得令狐綯之力中進士後不久，令狐楚歿於任上，令狐綯居家守制，正需要有人襄助時，李義山卻西入涇原，成了王茂元的東床快婿。於是令狐楚門下有妒嫉李義山的人，在令狐綯面前進讒，說他「背恩」；又說他勢利，婿於王氏，是貪圖王茂元的家業富厚。這是件使他很痛心的事，自然不願觸及創傷。

無奈十七姨軟語央求，追問不休；李義山想了一下，只好這樣答說：「我唸一首詩給你聽，你就可以約略想見了。」

「慢慢！」十七姨搖一搖手，輕聲喊道：「紫雲！拿筆硯來。」

等她的心腹侍女紫雲取來筆硯，磨好了墨；十七姨擲筆在手，看著李義山，示意他唸詩。

「詩題叫『安定城樓』。」

「是在爹爹涇原任上做的？」

「不錯。」李義山唸道：「『迢遞高城百尺樓，綠楊枝外盡汀州。』」

「倒像江南的風景。」

「你只聽『青溪嶺』、『三香水』這些地名就知道了。」李義山又唸：「『賈生年少虛垂涕，王粲春來更遠遊』。」

「賈誼上書，王粲登樓。」十七姨抬眼說道：「姊夫，原來你的襟懷如此！」

「你要問我的襟懷？我告訴你：『永憶江湖歸白髮，欲迴天地入扁舟。』」

「好！這一聯擺在老杜的集子裡，又有甚麼兩樣？」十七姨寫好重吟，復又問道：「你是說，雖有江湖之志，但必得迴旋天地，白髮功成，方始縱扁舟於五湖？」

「解得好！」李義山握著她的溫暖的手，好久才說：「你的兩個姊姊都不及你。」

「你是說我的手？」

「不是。說你肚子裡的墨水。」

「怪道！」十七姨臉上，忽然泛起一陣紅暈，「十四姊的手是你捏慣了的；你又怎麼知道十姊的手不如我？莫非你也偷偷捏過？」

李義山笑一笑不答；然後正一正臉色說：「你寫結句：『不知腐鼠成滋味，猜意鸕鶒竟未休。』」

這兩句詩的典故，出於《莊子》的一則寓言，當惠施爲梁國宰相時，莊子遊梁，有人跟惠施說：莊子此來，將取代你的相位。惠施大恐，搜索莊子的蹤跡；莊子便去見他，說：「南方有鳥，名爲鸕鶒，自南海飛往北海，途中非梧桐不棲息；非結於竹子上的練實不食；非醴泉不飲。其時有一頭鵠，獲得一隻腐鼠，恰好鸕鶒飛過，鵠以爲要奪牠的腐鼠；仰而相視，大喝一聲：『嚇！』你現在要拿梁國嚇我嗎？」

寓言的本身，很容易明白，但李義山寓意，卻很晦澀；腐鼠何所指呢？

「我講晉昌坊的牡丹給你聽。」他唯恐她究根問柢，所以顧而言他。

這一談，不覺又到三更；李義山連宵「翠衾歸卧繡簾中」，略感精力不濟，而且終不免提心吊膽，所以這夜決定回書房去睡，但十七姨卻戀戀不捨。

「你快走了。」她央求似地說：「多陪陪我。」

李義山何忍堅拒？但住是住下來了；那份對妻子歉疚的心情，也越來越濃重了。

這天是爲李義山錢行的家宴。飯開在他最喜愛的東亭；亭西是大小兩個池塘，題名「芙蓉

塘」，李義山詩中稱之爲「迴塘」，塘中遍種紅白荷花，七月底的天氣，尚未完全凋落。西岸一片竹林；崇讓坊以出大竹知名，這片竹林，尤其茂密，斜陽不透，夏日傍晚，在東亭飲酒賞荷，是最愜意不過的事。

「姊夫，」十七姨舉杯說道：「祝你一路順風，鵬程萬里。」

「多謝。」李義山乾了酒，看著妻子的腹部說：「家裡要請你多照應。」

「你請放心。到十四姊做月子的時候，凡事我會跟劉二娘商量著辦。」十七姨轉臉問道：「十四姊，今天穩婆來看，怎麼說？」

「說產期在十月裡。」

「好啊！」十七姨興高采烈地，「那時候姊夫補官，又生貴子，真正雙喜臨門。」

與她相反的是李夫人的表情，淡淡一笑中，帶出一絲幽怨，飄現在眉宇眼角；看一看丈夫，又看一看胞妹，沒有說甚麼。

李義山感情纖細，見此光景，不免想到，妻子也許已知道他的秘密，只是隱忍不言而已。

這一轉念間，自覺內愧；想到結褵以來，境遇拂逆；服官日少、俸錢無多，全虧得妻子善持家務，出私蓄維持日用，而從無一句怨言。

此時最使他自責的是，自涇原回洛陽以後，妻子未離崇讓一步，而他行蹤無定；暫居永樂，亦因無力接眷，丟她一個人帶著女兒在洛陽。七年之中，會少離多，算起來只有這半年相處的日子最長，而居然又在她懷孕時，作出對不起她的事來，不知將來如何彌補這分罪過？

忽然天氣變了，風搖萬竹，繁響鳴咽；半空中飄散著如雪如霞的細露；長梗上殘留著的荷瓣，東搖西擺，終於禁不住西風摧撼，紛紛墜落水面。李義山悲從中來，不自覺地吟道：「『浮世本來多聚散，紅蕖何事亦離披？』」

「爸！」七歲的小美，奔到他父親面前問道：「要不要拿筆來？」

大家都一愣，十七姨便問：「拿筆幹甚麼？」

「爸做詩啊！」

「小東西，」十七姨笑著將她摟在懷裡，「你也懂得甚麼叫做詩！」

阿青倒是真的取來了紙筆；李義山心中一動，正不妨以詩明志，安慰妻子，因而持著一杯酒，起身在亭前徘徊，到得一杯酒喝完，詩也有了。

「『露如微霰下前池，風過迴塘萬竹悲。浮世本來多聚散，紅蕖何事亦離披？攸揚歸夢惟燈見，漚落生涯獨酒知。豈到白頭長只爾？嵩陽松雪有心期。』」寫完又加上一個題目：「『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。』」

安慰之意在下半首，不是他不顧家；常作歸夢，惟燈可見。漚落即《莊子·逍遙篇》的瓠落：「瓠落無所容」，頻年境遇不順，不能不到處飄泊，惟有借酒澆愁。不過他不信到得白頭，仍然如此。這三句，十七姨都能解釋給他姊姊聽，惟有結語，她不能不問李義山。

「潘尼『懷退賦』：『由抗跡於嵩箕』，嵩山箕山，隱者之所居。」李義山又說：「由指洗耳的許由。」

「那麼，嵩陽呢？」

「山南謂之陽，嵩山之南，即是嵩陽。不過我是指洛陽。」

「洛陽應該在嵩山西北，不是山南。」

「可是你也別忘了，洛陽別稱『嵩京』。」

「喔，我明白了，這是遷就平仄，不能死看。」十七姨又問：「松雪呢？」

「李白的詩：『倚巖望松雪，對酒鳴絲桐。』」

「嗯、嗯，這是隱士的生活。」十七姨看著他姊姊說：「姊夫心裡打算好了，期待將來跟你
在這裡偕隱，喝喝酒，彈彈琴；當然也要做做詩。好寫意的日子噢！」

李夫人終於浮現了愉悅的笑容；但十七姨卻不免自問：這種寫意的日子，能容第三者分享
嗎？